

宋之问有“近乡情更怯,不敢问来人”句,写阔别多年后回乡的心情,写得极是准确。我想仿拟此句写自己的岁尾心情,叫做“岁尾情更怯,不敢翻日历”。

年轻时我并没有这样怯怯的岁尾心情。因为年轻,我也曾处在别人羡慕的目光里,领受长者“子登青春”的美语,感觉着充满活力生命的轻松和惬意,感觉着“八九点钟的太阳”热情澎湃的生命正无尽头。童稚时期则更是毫无岁月流逝的概念,挂上新年日历的时候,吃过年夜饭的时候,我和族中子弟们还会欢喜地大跳着击掌庆祝长大了一岁。

年少时无忧无虑无所用心,对于岁月的更替绝无敏感。虽然在父亲的建议下早就写起了日记,是知道日子一天天过去了,但日子在花样迭出的少年游戏里甜甜地过,心里从不曾有片刻去思考“岁月”这样有些沉重的问题——过于稚嫩的心是不适合负荷沉重的劳什子的,进了新年,还习惯地错写了旧年的年份,整个七十年代布满了我错写的年份和涂改,布满了我没心没肺的叫喊和彻天彻地的喧闹——以后的生活中我无数次地追想着这种无可复制的飞扬。

二十岁这个年龄可能是条分界线。二十岁以后似乎无法再拥有无忧无虑、无所用心的境界。风声雨声读书声,声声入耳;国事家事天下事,事事关心。二十岁以后学业、事业、家业接踵袭来又交错挤兑,它们都以王观堂在《人间词话》中给出的三种境界循序演绎,一视同仁地折腾我的时间和精力,虽然我绝非成大事业者、大学问者,也难逃此善意的劫数。在忙忙的应付中,时间不再是涓涓细流,绵长地流淌;而是急瀑跳崖,轰轰地倾泻。时间的流逝就出现了老人们常用的夸张:眼睛一眨一年,眼睛再一眨又是一年。一眨一眨中,我似乎已经无暇享受岁月的欢乐,而是感觉一直站在逼仄的岁尾,怯怯地清点,自己还剩多少年龄,可以支付给以后的岁月。

这几年,气温一年比一年高。冬天有时也像春天一样,暖暖的。没有雪的冬天似乎就不是冬天。同事说,要去体验一下天冷的感觉,好好在雪里玩一玩。大家便结伴,去哈尔滨二龙山滑雪场滑雪。

二龙山滑雪场比亚布力滑雪场离市区要近些,规模稍小。从市区开车两个小时就到了。整个滑雪场依山而建,靠近山脚是初学场,索道短且缓,滑雪者坐拉杆到坡顶往下滑。山腰处是一个高级场,跑道长且陡,必须坐索道到上去滑。

我们以前都没滑过雪,所以先在初学场里练习。大家按教练指导,穿好滑雪用具,拄着滑雪杆走到滑雪场,随后教练指导我们滑雪技巧。要领其实很简单,就是平衡的时候身体前倾,减速和刹车的时候,要把滑雪板向内收拢。接着,他就让我们先在雪地上找找感觉。

站在滑雪板上走路并不很难,只要用滑雪杆又静下来,觉得有些冷了。回去的路上,大家都在议论滑雪的感受。以前在电视里看人家滑雪,觉得没什么好玩的,现在亲身实践,才觉得其乐无穷。站在白雪皑皑的高处开始往下滑,风声从耳边呼呼地吹过,那种感觉真是很难用言语来表达!说着说着大家都睡着了,估计,在梦里还在冲坡呢。

人生识字糊涂始,这是哲学命题,而不是生活常识。识字程度总是和对于世界以及社会生活的认识程度成正比的。人没办法直接对着大千世界思考,只有借助文字符号思考。所以,识字是理性的土壤,是思考的条件。童稚时期识字少,对岁月也就多感性认识而少理性认识。感性认识中,岁月似乎有足够舒展的空间,听凭人去享用挥洒;理性认识中,我们醒悟到,岁月的空间对于我们往往没有多大意义——有限的生命总冷酷地限制我们尽情地、充分地拥抱岁月。

子曰:吾十有五志于学,三十而立,四十不惑,五十而知天命,六十耳顺,七十从心所欲,不逾矩。孔子这句话几乎已经把人生的任务完成和境界提升表达干净了。人的一生中,这些任务和境界是环环相扣的,哪一环环节松脱了,人生的质量就必定打了折扣。打了折扣当然可以修补,但修补就存在时间风险,上天往往吝嗇假以时日。我情怯岁尾就是这个原因。我活过了王勃的年龄、贾谊的年龄、柳宗元的年龄、韩愈的年龄、杜甫的年龄,正奔“耳顺”而去,但我哪里还有他们的才华、境界和成就哦,我注定此生已大打了折扣并且无法修补,我也早已无法用“年轻”作为自己的遁词。欧阳修和苏轼在不足四十岁的时候就已经称自己为“翁”和“老夫”,这就封杀了我“年轻”的历史可能。当代社会以人均年龄的提高而仁慈地放宽了“年轻”的边际,似乎提供了“年轻”的现实可能。但我记得陈村早在三十多年前就没有理会放宽了边际的年轻。谈到一个“青春无悔”主题征文他的得大奖散文《深刻的梦》时写信给我说:“青春早已逝去,我们都已是老者。”那时陈村三十二岁,我不过二十八岁。

岁尾情怯在我已是年年如此,但掇弄文字总是我顽固的爱好。才华和境界早已是羞于言说的,好在,表达向善之心,倒仍是可以让我扪心无愧的。

情怯岁尾

李宗贤



博印堂在福州路那是邪气有名,去的有日本、台湾地区的朋友,名流书画家评论家,和有钱有情怀的爱好者。

我第一次去博印堂,也是跟着台湾人去的。平生知己,阿北也就是蔡耀庆博士,十多年来一直尊为兄长,他是“国立历史博物馆”的研究员。我们两个人,都是很讲实惠的,不肯在博印堂消费,也就是转了一圈,打打洋眼。他当天下午的飞机回台北,说想起这里经常坐个老朋友,也就是杨思胜杨大医生。

电话杨思胜,他一听,说你们都去哪里哪里,我现在在杭州,不过马上赶回来,请两位吃鳗鱼饭。阿北说不行我们要走,赶灰机,但是人家执意要请吃饭,说很快的,于是我们只好打车赶去古北水城路,吃鳗鱼饭。上海的日料鳗鱼饭我一般不吃,腥气,但是那家很好,一进门,玻璃缸,整整一缸子鳗鱼在那里扭,很像那部有名的,朱新建很喜欢的片子。

阿北介绍杨思胜,说这个人很厉害,是老早手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杨府试墨

郁俊

见面也没有什么好客套的,就是看墨,起先拿出几块清朝的,汪近圣胡开文,其中一块李鸿章的订版墨还是后仿,拿上海墨厂的老版本仿古墨,把边款磨掉,当真东西来卖,这个办法以前有人干过。杨医生摊开一本不晓得什么宣纸做的册子,笔研现成,就是一块一块试,我就一张一张陆陆续少的树石法,打圈圈画波浪线。起头几块就不错,杨医生看我说的出一些名堂,就把书桌上几个匣子打开,一块一块拿圆饼子方片子出来,那名头就大了,程君方于鲁胡开文曹素功汪节庵。

墨这个东西,你光看外表,其实不太好分辨真假,因为好比品鉴一个模子里做出来的月饼,不吃到馅,谁也不晓得东西好坏。我一试之下,觉得杨医生这些墨不凡,因为烟料纯净细腻,不是同治以后做得出来的。

我们越攀谈越开心,杨医生说你等等,他就慢慢去拿钥匙开保险柜,他东西多,保险柜呢,是落地的,得弯下身子去够,杨医生身体庞大,很累,我在边上看着,很不好意思,但是人家开保险柜,你要去帮忙,搭一把,也是普天下没有的道理,只好袖手。

这一会拿出来的,就不是宣纸包的东西了,都是老的锦盒和木盒。乾隆墨算年纪小的,基本都在清末清初。那种对墨的虔诚做派,即使磨去了一点,也就照着这个不怎么圆的样



城市里的“年味”,除了吃,还有灯会。组成灯会的花灯,就是灯彩。兔子灯太常见了,小朋友过年时,一人手里拖一个。可还知道有龙、凤、麒麟、仙鹤等各种立体动物灯彩?何克明灯彩,又称“上海立体动物灯彩”,是上海灯彩独有的精华,也是国家级非遗项目。

立体动物灯彩俏

朱光文 张桂铭 图

灯彩的源流可以追溯到汉代,是汉族民间盛行的元宵游艺活动。象征团圆的红灯笼,是营造喜庆氛围的“最简版”。后来发展出各种造型、类别,五彩缤纷起来,灯笼就升级到“灯彩”。上海是率先进入工业文明的城市,因而古代技艺传承至近代上海,就别有新意,这也是上海不少非遗项目能进入全国级别的内在逻辑。首先,在灯彩的材质运用上,更新换代成麻、纱、丝绸乃至玻璃。其次,样式品种丰富到走马灯、宫灯、撑棚灯以及立体动物灯四大类。何克明就是立体动物灯的创立者。他13岁开始扎灯彩,擅长吸收西洋雕塑艺术,以动物造型为骨架,用铅丝缠绕皱纸替代传统竹篾,动物造型更精准,姿态更传神。他还成为1956年首批进入工艺美术研究所的老艺人,带出一批徒弟。他的作品《百鸟朝凤》曾作为毛泽东六十寿辰的贺礼被国家历史博物馆收藏,《双龙戏珠》则被国家民族文化宫收藏。



非遗在身边

子做一个锦盒,上面都有题跋,一看便知,日本人收的。这些都是杨医生,伙同博印堂的老板,两位早年日本拍卖得来的,很早的事情,那个时候,国内的仿造业还没有起步,所以东西比较正气,很多墨用过的,杨医生请我继续磨,磨了画,我就有点躊躇,说杨医生,

这个是个罗小华,很贵的,主要还不是价钱,外面很少了,石涛当年拿了画画,还要得意一下下。杨医生笑笑,说郁兄,人只能活一次。当然。保险柜里很多墨。本来就没有磨过,那我也就没有用的机会,包的特别好,墨精,百子图,清三代

的工为主。那些宝贝杨医生肯定是想流传给后世的。后来博印堂的老板和何克明,杨医生在一个美术馆开展览,我看见自己用过的墨,一笏一笏摆出来,心里面很得意。博印堂有个镇馆之宝,杨医生没有,就是一套品相极好,原盒装的棉花图,估计也是日本回流的。记得杨医生在边上徘徊很久,对我说,郁兄,上海滩,有一百套房子的人有的是,那又怎么样呢,没什么稀奇。可是有这套墨的,多少了不起。说完,一个人边上感慨伤心去了。



有头,还得有尾

陆志鹏



在树间的一幅大红包标语:“居民们,施工给你们带来不便,敬请谅解。”是安民告示,居民们接受了这句有礼貌的话。工棚占据了休闲健身场,建筑材料堵塞了社区小路、灰尘弥漫,噪声从早到晚,脚手架遮住了晒衣架……居民们没发怨言,用行动谅解了。工程完成,施工队走了,没有留下一句话。

施工队到别的社区施工也是这样,我观察了大半年,总觉得少了一句告别的话:“施工结束,感谢居民们这段时间的忍耐。”有这句话,办事有头有尾;无这句话,开工的那句话就成了虚伪的客套话。有人说我老愚:“施工结束,钞票到手,还用说客气话吗?”



汤斌,河南睢县人,自幼刻苦攻读,好学不倦。明崇祯十四年应童子试,后勤读《左传》《战国策》《公羊》《史记》,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基础。清顺治九年,及第进士,为宏文院庶吉士,授国史院检讨。

汤斌尤喜史学,以陈寿的《三国志》为范本。他后来入史局修撰《明史》,并任《明史》总裁。他修明朝历史,尽力如实记载,并将明末一些抗清忠义之士编入史册,遭到清朝诸多大官强烈反对,幸亏顺治皇帝对其赏识,才未遭“文字狱”迫害。

汤斌于顺治十三年出任陕西潼关道员,他买了三头骡子,主仆各骑一头,另一头骡子驮着两副破旧被褥与一只竹书箱上任。汤斌上任后下察民情,打击当地豪顽,以三年免征租税,召回众多流民屯田垦荒。他还建立义仓、创办社学,亲自接待来往清军,不让士兵扰民。一年后,潼关人口从300户增至1000户,当地

频传“汤青天”。汤斌后任江西道,他在当地奖励耕织、舒缓民困,整顿衙门,清除刁吏。对于降而复叛的李玉庭与当地恶霸给予镇压,乡民渐趋安居乐业。

汤斌治理地方有功,又调至江宁任巡抚,当时江苏为富饶之地,民风奢华。汤斌一到地方,便私行访查,他发现苏州上方山上的五通神祠人气极旺,经调查,才发现那是一座男女混杂、花天酒地、乌烟瘴气的淫祠,他欲清除,巫士煽动成千上万人拦道反对,汤斌毫不手软,将这些淫祠一一拆除,并用砖木另建学宫。并在苏州一地毁去几个专刻淫词小说的书坊,以此将伤风败俗之现象消除。

汤斌之耿

米舒

食为主,生活简朴之极,几年中不买一只鸡吃。

康熙年间,明珠为当朝大官,外官皆向其送礼,唯汤斌“一毛不拔”。汤斌在苏州上任时,曾有告示示民:“爱民有心,救民无术。”明珠便弹劾汤斌,说他诽谤皇帝,尽管他一生光明磊落,但明珠等权奸却不断陷害汤斌,康熙二十六年,汤斌改任工部尚书,他离开苏

州时,当地百姓皆泣之。

汤斌由于长期辛劳,又营养不良,赴京不久即去世,享年60岁,查其遗物,仅俸银八两,其友徐乾学“赠以二十金,乃能成疾”。

汤斌除治政,他还在灯下潜心研究学问,著有《潜庵语录》《潜庵文钞》《春秋增注》等十几部书稿。汤斌死后46年后,被雍正表彰,入祀“贤良祠”。至乾隆元年,庭中反省。汤斌在苏州当巡抚,平时以素文正,所谓“文正”,宋人司马光曾曰:“文正是谥之极美,无以复加”,汤斌谥文正,为满清第一人。

清初,顾炎武、黄宗羲、冒襄等明末知识分子坚持不与清统治者合作,而汤斌却参加了没有多少汉人参加的清朝应试,因此曾遭反清复明人士的非议。但汤斌在清朝任官期间,刚直不阿,体恤民情,清廉俭朴,敢于为明末义士作传。其一生耿介,如光明之烛,为后人所赞誉。



壶中书影